

重点推荐

展痕处处映风骨 梅香缕缕颂家国

——读陈慧瑛新著《铁骨丹心照汗青》

□周海琳

近日,厦门归侨女作家陈慧瑛又出新书——文化散文集《铁骨丹心照汗青》。这部45万字的散文集,写于民族英雄陈化成、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家乡厦门,有着强烈的文化意识、历史感知与理性思索。全书71篇散文,分三个部分讲述家史、绘乡情、谈国是、颂侨魂,爱国主义是其总主题。

陈慧瑛是陈化成将军的直系五代孙。她以全书开篇文章《铁骨丹心照汗青》作书名,正是对民族英雄的怀念和致敬。她在《自序》中说:“我一直想为我的先祖写一点文字,作为对‘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心’的纪念,也给后辈留一份刻骨铭心矢志不忘的激励。但直到2022年化成祖为国捐躯180周年之际,《铁骨丹心照汗青》一文才真正问世。”

“文章合为时而著”。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要表达真情实感,更应肩负为时代发声的使命。这本散文集的精华所在,是延续作者大半生眷恋祖国、赤诚报国的人生追求。自1962年发表处女作投身文学创作,陈慧瑛在中国当代散文园地已漫步了一个甲子。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一肩公务,一肩创作”,退休后仍似“春牛”,踏遍万水千山采访创作,忘我奋蹄。该书收入她退休后的作品60篇,比重占85%,既有一以贯之的梅花风骨、家国情怀,又有自我拓新的精彩亮点。散文集视野开阔,全景式展现了作者几十年间的创作动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作为新中国发展成就的亲历者、经济特区辉煌变革的记者、华侨文学和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者,作者以多元合一的独特视角和饱满的精神在场感,讲述了她眼中的侨乡家国故事、人文精神、文化精英、文物保护、宗教文化、特区发展等多元题材,生动再现了闽地侨乡丰厚的古代文化积淀与改革开放后的现代文明盛景。

作为爱国归侨与侨务工作的领导者,华侨题材是陈慧瑛新书的一大特色。同安侨亲英才辈出,晚乳反哺,拥有如先贤陈嘉庚一样的爱国爱乡情怀(《爱心永恒——古城侨话》)。泰国侨生回国后努力以华文创作与祖国保持密切关联(《不老的山》)。南美洲侨领“对于来自祖国的同胞,不论高官还是平民,他一律热情接待”(《极地之旅——南美行踪》)。书中也有大量古今台湾题材。《铁骨丹心照汗青》展现了清朝福建水师军务辖区包括金门、台湾、澎湖的事实,描写了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巡台湾时的廉政爱民、为民解困。多篇文章述及作家赴闽南各地



《铁骨丹心照汗青》,陈慧瑛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

寻访闽籍旅台作家许地山、余光中等故居旧址之事,并讲述了他们父辈的爱国业绩,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还有讲述当代台湾母女来厦门创业的故事,呈现了闽台近年民间交流的兴旺景象。难能可贵的是,陈慧瑛把她分管的宗教工作也转化成生动感人的创作题材。书中有一组宗教题材的文章非常难得,从高僧行止、宝刹佛光、千年沧桑、文物保护到中外文化交流等,可谓蔚为大观。对宗教政策的准确把握、对历史文物的努力保护、对海外华侨民情民意等的深刻了解,使该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

陈慧瑛文化散文的题材庞大丰盛,多重身份使她更容易介入跨学科、跨领域题材的写作。散文集中对绘画、戏曲、陶瓷、玉石等的描写,不仅生动再现了闽地文化盛景,也让我们看到作者惊人的智慧与顽强的拼搏精神。新闻风格及直面问题的务实作风,使她的文化散文融纪实性、反思性、知识性、开放性为一体,能较好助力读者了解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

陈慧瑛说:“我总希望能通过自己独特的感受,使作品这小小的一隅,为读者提供一点有益的思索,一点质朴的美感。”(《解读〈梅花魂〉》)对美感的追求,是她散文的又一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历史透视和诗美营造上。

历史文化是文艺创作得以“高于生活”的

“武库”。陈慧瑛的文章有历史感,在现实生活与历史文化的多重叙事中,能小中见大、平中见奇。书中的陈化成、邓世昌、洪济湖等虽不在一篇、事迹不同,但都有“爱国”的烙印,可跨越时空互相照耀。“记者采访”这一新闻行业的特色,因为40多年的坚持和历史透视而彰显出作者浓浓的大爱情怀。

陈慧瑛对诗美的营造,体现在诗句、诗意向与诗法上。家学渊源的濡染与中文系科班出身,使她的散文总有信手拈来的诗句。除引用大量古诗外,陈慧瑛还常使用自己写的诗歌、对联。《竹叶三君》中的“虎行雪地梅花五,鹤立霜天竹叶三”已负盛名。高僧厚学大师圆寂后,她即写冠头联放在散文中:“厚积德薄享受天涯作客痛哉斯人已乘黄鹤去,学佛法济众生廿载相知悲矣吾师何日再归来。”(《梵音袅袅寄幽思》)短短韵文,言简意丰,传递出真挚的人情美。

陈慧瑛的许多游记中常蕴诗意。在寻访许地山旧居发现被拆后,她留下“许地山先生不仅是文学巨匠,还是满门忠烈的爱国志士,在故乡,理应拥有更多的鲜花和歌唱”的评价后,即转入“只要千秋人长忆,未必繁华才是春”的收尾,作者将读者带离现实,带入另一个更深长的“千秋”时空境界,思考何为“春”的命题,充满诗意与人情味。她的文化散文体现出对现状的冷静审视与坦然期待,读后有较强的历史获得感与文学美感,充满诗意与人生智慧。

陈慧瑛诗法的运用体现在情节跳跃、细节省略、空间留白、转“境”变“调”上,在散文中不把细节写满,观点点到即止、及时收笔。她以诗法注入散文,文章呈现诸体融汇、摇曳多姿的美感和隽永人口的 readability。

《铁骨丹心照汗青》一书挖掘了历史纵深中隋唐以降的闽地文化,书写了一批八闽大地的仁人志士和守护文化的基层乡贤,描绘了几代华侨“化不了的中国人”,展露了作者回国后与祖国共历艰辛、始终坚信“霞光在前”的爱国情怀与报国志。陈慧瑛以梅花铸魂,将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梅花魂、赤子魂、中国魂”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这部新作则如同梅花,扎根历史,香飘远方。

陈慧瑛说:“文学创作是我永不离不弃的永恒情人,我对她的挚爱,将伴随我的生命直至永远!”相信陈慧瑛大姐定能为故乡、为祖国、为时代写出更多好作品。

(作者系集美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

百家品书

图尔贡·米吉提的长篇小说《王三街》先用维吾尔文写成,后经由玉苏甫·艾沙翻译成汉语。在这部作品中,天津人王福才因为赶大营来到新疆并长期定居阿克苏,收养了一对因瘟疫而死的维吾尔族邻居夫妇留下的孩子。因为在此之前王福才和妻子已经育有两个儿子,这个不足一岁的婴儿被王福才取名王三。王氏夫妇将王三精心抚养成人。王三曾随养父到天津生活八年,读过私塾,学过中医,又再次随养父回到阿克苏定居,跟随养父打理客栈、归置果园。后来,父子联手创办商业街,这就是王三街的由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王三做过警察和收税人,为高官押运过财物;新疆全境解放后,王三把产业悉数捐赠给政府,完成了从一名孤儿到爱国人士的蜕变。

在待人接物方面,古代汉语思想中的理想模式是“我一你关系”,而非西方人想象中的“我一他关系”。所谓“我一你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有远近亲疏,没有他者;就是要将远方的那个你化为近处的那个你,再把近处的那个你化为我自己,达到亲如一家的境地。“我一他关系”的实质是:除我之外的一切人与物,都是用于我征服的对象。因此之故,汉语思想一直奉行的信条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基于此,大智大慧的中国古人才合乎逻辑也合乎情理地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概念:天下不是天下的天下,而且普天之下的人人尽皆兄弟。《王三街》的叙事人几乎是严格按照这个信条进行叙事、剪裁历史、虚构情节。最后,在历史与虚构相杂陈的过程中,构建了作为成品的《王三街》。淳朴的东西会动人心魄,正因为这样的叙事方式,才让这部作品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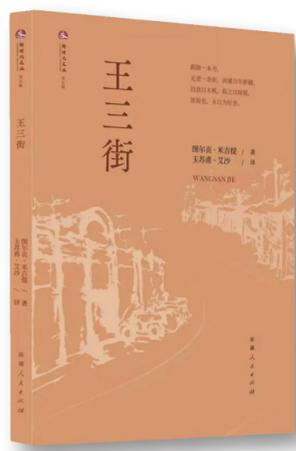
因思念亡妻从天津重新回到阿克苏,决心余生陪伴妻子的王福才对妻子的坟墓说:“孩子他妈,我回来了,我从天津回来了。一路上也替你走过了故乡的路,吹过了故乡的风,喝过了故乡的水,看望了故乡的云和山……”

“替你”应该是这里的关键词,但又不能如此狭隘机械地认为仅仅是这几句话的关键词。基于《王三街》对“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个基本主张的真诚服膺,“替你”中的那个“你”就不仅仅指亡妻,它可以指故乡,可以指王福才从天津回归阿克苏的沿途景物,还指四海之内所有的弟兄们。依照接受美学或读者反应理论,我们甚至可以断言:“替你”是《王三街》的文眼。它的意思是:我走过的路,吹过的风、喝过的水、看过的云和山,都是你的,都是弟兄们的。

“替你”更深层地意味着:《王三街》动用的叙事方式可以被名之为“天下叙事”。天下一家是这种叙事方式的基本底色和本质规定性,它具有足

四海之内皆兄弟

□散文东



《王三街》,图尔贡·米吉提著,玉苏甫·艾沙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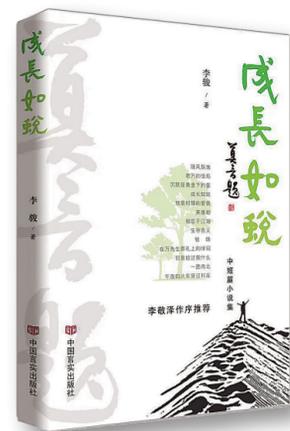
够强劲的亲和力,并依靠自身的亲和力在检视它制造的每一个角色;反过来,每一个主人公又增强甚至激发了这种叙事拥有的亲和力。天下叙事是一种值得信赖的叙事方式,只因为它建基于“我一你关系”,一直在干着怀柔远人的工作。它推动叙事人既汲取历史细节,也敦促叙事人虚构故事情节。天下叙事为《王三街》的叙事人提供内驱力,叙事人的热情因此被激发出来。每个读者都能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这种质朴醇厚但博大深沉的热情。

王福才带领三个孩子回天津前,将自己精心经营多年的客栈交给前屠夫、前园丁库尔班·依那也提接管。《王三街》在天下叙事的推动下,有如下素朴的描写:“时光匆匆,光阴如梭,王先生那边还没有一点儿音讯。等待的时间越久,库尔班·依那也提就越忧虑。被埋在地下、属于王先生的钱财不能如数地交到它的主人手里,那自己的内心将不得安宁,他害怕那样的结果。”但这同样是对作为文眼的“替你”的友好呼应,因为库尔班·依那也提仅仅是替王福才先生代管钱财,这个“你”相当于数学公式中的X,差不多可以代入任何角色。

《王三街》不是一部情节复杂的作品,严格讲,也不是一部多么富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图尔贡·米吉提是一位诚实的小说家,他仰仗天下叙事提供的动力,没有唆使他的叙事人去激发叙事的激情以获取小说在情节上的传奇性。天下叙事善养其浩然正气,无需制造传奇性来显摆自己,它也不会被外界的嘈杂喧嚣扰乱自己的本心和初衷。但这部小说被掩埋起来的一个主题恰好是:它让天下叙事在如此这般运作的过程中,将叙事本身给高度传奇化了,以至于《王三街》的读者几乎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三味斋



《成长如蛇》,李骏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23年9月

一路成长一路歌

——评李骏小说集《成长如蛇》

□袁 焱

寻求自我价值和意义的努力。

李骏自身的成长经历导致其成长小说的题材内容和人物形象大多离不开乡土背景,主人公成长中的转折点往往发生于其在乡土和城市之间的空间转换。这使他的成长小说具有典型的“乡土”色彩。对于乡土,李骏一方面饱含深情眷恋,另一方面也有着再也回不去的清醒意识,因而作品中弥散着“走向哪里”和“回不去”的双重焦虑带来的孤独感。无论发生过怎样的联系,生活的磨砺最终让彼此遗忘,或者说遗忘才是能孤身向前的条件和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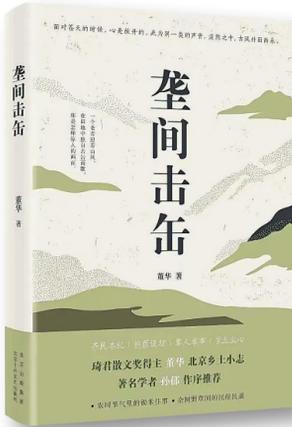
李骏创作的转折点在于2010年《地震时期的爱情》和《英雄劫》。“地震时期的爱情”看似是“发乎情,止乎礼”,实则是在目睹和亲身经历了生命的偶然与脆弱后,更懂得珍惜生命和人性的美好,爱情蜕变为纯粹高尚的对生活的爱、对生命的珍惜的诠释,从个体情欲升华到人类共通的美好情感。而写于2020年以后的作品《成长如蛇》《随风飘荡》《午夜的火车穿过村庄》,却分明在用各种深沉的爱来对抗着人生成长经历中不可避免的冲击、迷失和疑惑。

我们从李骏的成长叙事中发现,中国的改革实践和现代化进程给“乡土”这一文学创作母题输入了新的意趣: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自我认同的危机时,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城市现代文明与乡村传统文明进行二元对立的书写,而是从经历了成长历练后仍保存着美好、善良、正直等品格的人物身上去思考,当我们带着传统文化的基因经历现代文明的冲击后,大浪淘沙,最终留下的最珍贵的是什么?

李骏与时俱进地讲述生活,不断从时代发展的进程中敏锐捕捉普通人的成长变化,透过个体成长展现社会转型。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明融合,如何发展独特的中华文明,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恢宏课题,更是化入中国人日常生活工作的微观叙事。在《老万的饭局》这篇小说中,围绕同学聚会,李骏自如地调配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形象性格各自鲜明,觥筹交错,你来我往中明心见性。作品通过一场饭局见证了同学之谊,也展现了新时代观念一新、格局一新、风气一新的社会图景。

一路成长一路歌。李骏通过创作实践寻找成长历程中的归属感,以文学叙事对自我成长中经历的游移、矛盾、困惑进行反思和沉淀,以文学话语对在危机处境中的自我心灵世界经历的波折困境进行检讨、追索和拷问。因此,文本中显露的是特定历史语境中包括创作主体在内的现代人认同处境与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作者系《陆军文艺》编辑部编辑)



《空间击缶》,董华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

董华《空间击缶》:

为传统农业文明寻路

□何 书

为,扣准了“真实、真情、真味”三真即可。

真实。我国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绵延千年变化不大。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上千年变化不大的农具和耕作方式早已难觅踪影,在董华的笔下,却都活了起来。

论白描之精到,首推《引耕道情》。立论先打破了文人笔下对农耕生活的常规印象,认为真要深切体会乡村生活,“了解大型的、波澜壮阔,且情绪舒张的农事活动,则非农业地里滚过的人不能得真髓”。然后笔锋一转,从耕字的读音说起,解释了民间为何读耕为“jī ng”,继而解释了春耕、夏耕、秋耕的区别,顺便科普了耕地工具“犁”,最后说到了“盖地”的学问。在机耕逐渐取代畜耕的情形下,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

农事不止耕地一件,春种秋收也非字面这么简单,在《寻常的玉米,当家的粮》中可以看到耕种的全流程:“一步三棵苗”的播种距离、苗高与耨地的辩证关系、如何追肥、如何防虫害等,皆娓娓道来。作者并非只讲耕作,而是点出了生活的局促——青黄不接的时候忍痛吃青玉米,既耽误收成又难以饱腹,但又不得不吃。再对照玉米地里的杂草野果和蚂蚱、玉米粥玉米窝头对味蕾的冲击,给读者捧出了一个玉米的“梦”,梦里有着甘甜。

让人叫绝的还有作者的案头功夫。拿《经纬打谷场》《锄禾往事》《遥远的鏊铃声》来说,打谷场的功用和修葺、锄头的分类和使用技巧、庞大的器具如何在好把式手中变成绕指柔,不仅写出了农具农事的具体,还有引经据典的翔实考据。

真情。真实为表,里有真情。《空间击缶》提供了一个审视“苦难”的视角:生产队时期,生产热火朝天,却连饭都吃不饱。由此带给人的是一种类似茧房的处境——看不到其他的可能,只能在既有的轨道中不断“内卷”,土地维持的低产量带来的是人均口粮的不足,不得不在“数量不多的吃食上大做文章,由此形成一个“苦难”的闭环。《冤家路窄》,生发的即是这种情愫。

白薯作为外来作物,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国人特别是农村地区饮食结构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冤家路窄》将白薯定格为“冤

家”,冤家多义,一指情人一指仇人,董华写活了这种情绪。作者以白描功力,得意扬扬地给读者展示了各种白薯吃法,做汤、糖稀的吃法、焗烤白薯、白薯面做擦格儿、捏格儿、摇杂杂儿、猫耳朵……文字之中跃动着白薯的香甜气。但真的是欢喜地吃吗?董华自述他们家从年头一年的大秋到来年五月,每年都要吃七个月的白薯,顿顿白薯、缺粮少油的日子,“白薯吃多了,烧心,口里常控出酸水”,“那一段很长的经历,我谓之‘苦大仇深’”。

真味。《空间击缶》的字里行间,还透着“聊斋味儿”。作者并未停留在日常风物的描写、乡间生活的桑榆自道,而是在细致入微的农事、饮食和人情摹状之外,充满对农耕文化的剖析和反思,使作品具备了大家气象。《马向伯》《闲从旧日话当今》《孙半仙儿》《潘五先生》诸篇说人,《推碾子》《祭祖》《守岁》诸篇记载乡村习俗,活化了农村生活的人情味和年节味,有一种大历史映照下的微观史学的意味。

再放眼望去,时代也如此。董华在《经纬打谷场》中认为,“生产力改变农民命运,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难解在于,拥有悠久农业文明历史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原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农业社会乡土风俗、伦理道德有着密切关系,而目前这种关系已相当微小。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变成了‘空心村’,城市化发展一方面让人享受到了物质化的便利和舒适,另一方面也对乡土社会构成了冲击。农民应该得到更充足的物质上的享受,可我总在担心,农民会失去天然的被泥土塑造而成的精神本质。”传统社会的秩序仰赖于此,对于农时、农事和工具的运用,需要层层累积地传递下去,靠的是难以量化的经验。

社会发展不会因个人意志而转移,一路向前也未必都是风景。董华流露出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忧思:“土里刨食的一套活计儿,各种农具,相聚一起劳动的亲热场面,以及自然而然产生的干干净净的持有感,而今已被时间带走,它们回不了家了。”

仔细读一读《空间击缶》,说不定还能帮它们找到回家的路。

(作者系书评人)